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亂世乍現經典古建築光芒

・陳家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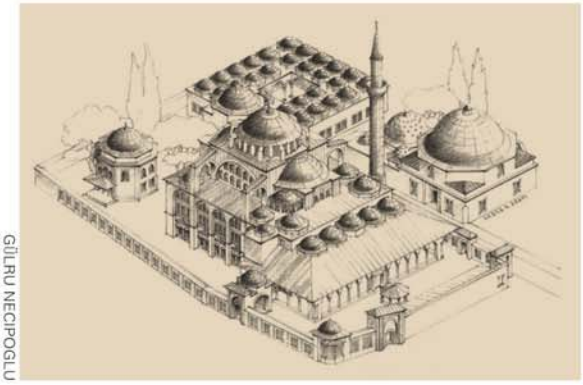
土國伊城一間十五世紀清眞寺看似簡單，卻有傳統寺院建築群全套布局，在當下亂世乍現經典古建築光芒。

公元三百三十年當羅馬帝國從地中海、愛琴海東渡而來，首都新址選定在希臘舊皇國稱為「拜占庭」（Byzantium）的狹長之地（今日之伊斯坦布爾），自有它的道理：搶奪過來的地段有山有水，很快地就成為羅馬東移後繁忙的港都。匯聚了軍政、宗教、經濟、貿易等要事，既是樞紐點，又是可以對外擴張帝國版圖的出發點。歐亞二陸相連的港都，隨新主人君士坦丁大帝的宏圖大計而易名為：「君士坦丁堡」（Constantinople）。

幾近二千年之後的今天，數之不盡的敘利亞難民為了奔向自由、投向心中憧憬的美好生活，鋌而走險沿岸邊從地中海朝西北蟻行而上。乘風破浪往西歐去的愛琴海邊，正是當年羅馬帝國千軍萬馬選擇上岸的同一地帶。在這裏的土耳其土壤、樹木石礫間，許多羅馬老城、街道、廟堂廢墟遺跡，輪廓至今依然明確可見。

行舟愛琴海上至水中央，徐風輕掠過水面，透過寂靜清澈的海水，偶而會見到因為海嘯而沉落海底的羅馬古城，海深處存留了千百年的石牆隔間、廳堂房室、石紋柱子雕工清晰、石梯級被水洗得雪白光滑、豪華地面鋪滿馬賽克磁磚的拼貼圖案。細看還有一群又一群快樂自如的活潑魚兒，無憂穿梭搖曳水草之間，增添了這海底視覺上的深不可測、既立體又詭異之感。

雄偉又壯麗的古建築，在曾經榮任為新羅馬首都的伊斯坦布爾，存留得更多更完善了。除了最具代表性的聖索菲亞大教堂，近二千年之後，伊城仍與羅馬時代的建築背景共存著：城牆建築、輸水道橋牆、地下藏水庫、跑馬道環繞全場的競技場、大理石壘砌的室外露天劇場，以及隱蔽的羅馬浴場。雖然鄂圖曼帝國在羅馬滅亡之後，將國家宗教信仰全盤翻轉改為伊斯蘭教，所幸天主教建築物沒有遭受破壞，只是大教堂轉為大清真寺，供奉不同的上主，其他照舊如儀。



GÜLRU NECIPOGLU

■ 天圓地方：四方端正的建築群，每個方格空間或廊道，蓋頂卻又都大圓小圓

伊斯蘭教禮節多，有一說法是：它原本與猶太教、天主（基督）教萬源同宗，發源地也屬同一地方，可是發展到後來各自表述各有各的禮儀戒守。回族每日誦可蘭經數回，逢星期五更要到清真寺膜拜、誦經、學習。出發之前衣冠要齊整，男生頭髮鬍鬚指甲要修剪乾淨，女生頭巾蓋髮衣裝不可露體。清真寺前有小亭設有泉源或自來水喉，供眾信徒洗手淨足抹臉，一塵不染才可赤足步入神堂之內。

泉水小亭的手足洗滌不過是小沖洗，匆忙而至汗流浹背或家中沒洗浴設備的信徒，通常還得先到清真寺旁的土耳其浴場（Hamam）全身大清洗兼刷背清潔一番，梳洗完畢衣裝端正才可進寺朝拜。如此心身才能合一，天與人才可開始對話。土耳其浴場源自羅馬習慣，在伊斯坦布爾普遍有如日本錢湯或大眾湯池，不僅附屬清真寺為朝拜前之用，也為鄰里提供一般洗身刷背服務。

在伊斯坦布爾 Istanbul Modern 美術館的卡拉吉奧伊區內，有間名為「Kılıç Ali Paşa Camii」的十五世紀清真寺，中等規模多年來破落不堪，最近目睹它修復完畢，朦蔽已久的全貌原來如此樸實雅緻。乃鄂圖曼建築大師思南（Mimar Sinan）晚年得意之作，院落雖簡單卻有著傳統的清真寺建築群全套布局。圍籬隔院內以清真寺為主，入寺前洗滌的水亭設在信徒聚集的小廣場；寺院圍牆內正後方有小花園，草地上豎塚無數，中央的陵墓小樓，裏頭停放寺院施主海軍阿里將領 Ali Paşa 的靈柩。右後方則是經塾院，迴廊環繞「回」字型庭院，甚有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（同為十五世紀後葉）修道院的味道。

清真寺、陵墓花園、經塾院簡單排列，白色抹灰磚牆圍繞成「L」字框，土耳其浴場在此框外，卻是不可或缺的第四個格，填滿正好成為「田」字正方型。背向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數所建築的配置比例優美不可多得，不期然令我聯想及京都奈良的法隆寺。規模不大的法隆寺，圍牆內的廟堂、經塔和迴廊建築亦各就各位，無論樓高或木建築群的安排都臻至建築規劃的理想境界。難得在伊斯坦布爾亂世的當下，乍現出一道經典古建築的光芒。

這組清真寺古建築群看似簡單，方方正正的造型豐富卻充滿變數。例如廣場中洗滌亭對準清真寺大門入口的正軸線，陵墓小樓在清真寺另一端卻避閃一旁不在正軸線上。理由是，此軸線延伸朝向的，是聖地麥加方向，無物可阻擋。誦經塾院與清真寺的軸線一橫一豎成九十度，兩條軸線交疊在陵墓園子裏。園子裏的陵墓小樓則為八面體，化解了兩座重大四方形建築的交接，八方既是二乘四方的交疊，也暗喻了伊斯蘭教的八角星星。■